

月亮和六便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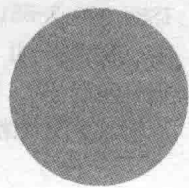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王然 译

THE MOON
AND
SIXPENCE

月亮和六便士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王然 译



THE MOON
AND
SIXPENCE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和六便士 / (英) 毛姆著 ; 王然译. — 石家庄 :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511-3460-6

I. ①月… II. ①毛…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2894 号

书 名: 月亮和六便士
著 者: [英] 毛 姆
译 者: 王 然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责任校对: 李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20×889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5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3460-6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说实话，初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那阵子，我没觉得这人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现如今，几乎人人称其伟大。这种“伟大”，不同于声望正隆的政客或战功显赫的军人的那种伟大。这些人能够名噪一时，更多的是地位发挥着作用，而非自身原因。等到这一切如云影般掠过，“伟大”的光芒也就不再闪耀了。所以人们常会觉得，卸任之后的首相，之前不过是个吹牛皮的演说家；荣归故里的将军，其实只是个无聊乏味的街头霸王。而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伟大，绝对的货真价实。或许，你对他的艺术无法苟同，却一定会去关注。他的作品扣人心弦，震荡心灵。思特里克兰德被人嘲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些给他辩护或对他赞誉有加者，也不再被当作异类。在世人看来，他的缺点俨然成为他过人之处的来源。在艺术史上，他的地位该如何定论，完全可以作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崇拜者对他的颂扬，贬抑者对他的谩骂，都可能源于他们自身的偏颇和妄断，但有一点没有人可否认：他天赋异禀。我觉得艺术家的个性是艺术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部分。假如艺术家个性鲜明，那么就算他有一千种缺点，我都会宽容。我认为，论绘画，委拉斯凯兹^[1]应该比埃尔·格列柯^[2]技高一筹，但由于他的画作太过泛滥，使人们产生审美疲劳。而那个来自克里特岛^[3]

[1] 迪埃戈·罗德里盖斯·德·西尔瓦·委拉斯凯兹（1599—1660），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代表作有《教皇英诺森十世》《镜前的维纳斯》等。

[2] 埃尔·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生于克里特岛，作品以幻象风格闻名于世。

[3] 克里特岛，希腊最大的岛屿，1212—1669年发展出著名的后拜占庭艺术，埃尔·格列柯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

的画家，其画作带有一种骚动的欲望和悲情之美，就如同永恒的献祭一般，将自己隐秘的灵性公之于众。无论画家、诗人，抑或音乐家，作为艺术人，都会用高雅或赏心悦目的作品装点现世以满足人们对美的欲望，不过这和人类的性本能有类似之处，都有着粗暴的一面。在将作品呈现到世人眼前之时，艺术家也让世人领略到了他个人的伟大风采。窥探某个艺术家的隐私就像阅读探案小说那样让人着迷。这一奥秘和大自然一样深不可测，完全无解。即便是思特里克兰德最蹩脚的作品，也能使你些微看出他怪异、错综复杂、备受折磨的性格特点。因此，即使是不喜欢他画作的人也无法对他视而不见。正是因为这一点，让那么多人对他的生活以及性格充满好奇，兴味盎然。

思特里克兰德去世的第四个年头，莫里斯·胥瑞在《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了那篇著名文章，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才没有被湮没。他的这篇文章成为先声，很多之前守旧的作家这才循着他的道路继续前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艺术评论界没有哪个人能够比胥瑞更具权威性。胥瑞提出的论点都能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赞赏稍有些过了头，此后的舆论风向也证实了他评判的公正性。基于他的论调，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名声终于坚不可摧地树立起来。思特里克兰德的逆袭，这在艺术史上着实是富于浪漫色彩的典型事件。我在此处并不想对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做出评论，除非这些创作涉及画家的性格。某些画家高傲地认为，外行根本不懂画儿，外行要对艺术品进行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闭上嘴，然后慷慨地掏出支票。说句老实话，认为艺术是只有名工巧匠才能理解的技术活，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什么是艺术？艺术是情感的呈现，艺术应该使用一种大众皆能理解的语言。但我也承认，如果没有掌握技巧的实际知识，艺术评论家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其实我本人对绘画恰好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不必去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爱德华·雷

加特先生，他既善于写作，又对绘画有很深的造诣。他曾在一本书中^[1]对查里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并且文风优美，足为典范。但不幸的是，在当下的英国，这种文风远远达不到它当时在法国时受人追捧的程度。

在莫里斯·胥瑞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有对查里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平的简单描述，作者是有意卖关子。文章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吸引有识之士关注这个独一无二的天才画家。胥瑞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丝毫没有掺杂个人色彩，但他是个写作高手，不可能不知道只有吸引读者眼球的文章才能够轻松达到目的。此后，那些在思特里克兰德生前曾和他有过交集的人，诸如在伦敦时就与他相识的作家，在蒙特玛特尔^[2]咖啡厅和他照过面的画家，无不遗憾地发现，这个当初在他们眼中一文不名的画家，一个与无数落魄艺术家别无二致的失意者，却是个真真正正的天才，而他们竟然错过了。从这时开始，法国和美国的不少杂志上经常出现与之相关的各式文章：这篇回忆他的生前，那篇评价他的作品。最终这一切更提高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声望，同时也挑起了读者无限膨胀的好奇心。题目大受欢迎，为满足读者，维特布瑞希特·罗索尔兹狠下了一番功夫，在一篇专题论文^[3]中列举出不少文章，颇具权威性。

人类的天性之一就是喜欢制造神话，特别是针对那些佼佼者。假如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令人诧异或大惑不解的事情，人们会迫不及待地抓住不放，然后编织出各样神话，并疯狂地相信一切就是真的。这可以看作浪漫主义对平淡生活的某种抗争。一些富有传奇性的小故事足以成为英雄

[1] 《一位当代画家，对查里斯·思特里克兰德绘画的评论》，爱德华·雷加特著，马丁·塞克尔出版，1917年。——原注

[2] 蒙特玛特尔是巴黎北部的一座小山，人们将其周围地区称为蒙特玛特尔区。是艺术家们的聚集地，生活成本较低。

[3] 《查里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与作品》，哲学博士雨果·维特布瑞希特·罗索尔兹著，施威格尔与汉尼施出版，德国莱比锡，1914年。——原注

们迈入不朽行列最牢靠的证明。沃尔特·雷利爵士^[1]之所以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是因为他将披风铺展在地面上，来充当伊丽莎白女皇脚下的地毯，而并非因为他把英式命名带到了许多过去人们并不知晓的土地上。性格不羁的哲学家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说到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在他生前，知道他的人其实并不多。这人结梁子无数，至交几乎为零。所以，为他写传著文的人必须借助丰富的想象力以弥补事实的缺位，也就理所当然了。尽管他知名度极低，也足够穷极浪漫之能事的文人们找来大量装点的材料：他的日常生活行为诡异，离经叛道；他的性格怪僻之处甚多，荒谬不羁；同时他一生的遭遇又悲壮凄凉，令人扼腕不已。于是一段时期之后，这一系列事件便演绎成一个神话，智慧的历史学者是不会贸然反对这种神话的。

然而，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偏偏就不是这样高明的学者。他觉得有关他父亲的后半生，人们有很多误解，他公开强调自己写这部传记^[2]的目的，就是为了“化解流传日盛的误解”，这些误解“给生者带来了极大痛苦”。大家都明白，外界流传的有关思特里克兰德的故事里，有许多令人难堪的部分，特别是对一个体面的家庭而言。我阅读这本传记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笑了，但也暗暗庆幸书写得着实无趣。在传记中，思特里克兰德牧师塑造了一个既是体贴丈夫又是慈爱父亲的形象，一位拥有和善性格、勤勉作风、崇高德行的堂堂君子。当代教士在研究如何解读《圣经》的时候，都学会了惊人的粉饰技巧，但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用来“解读”他父亲生平（这些事迹是一个孝子认为最该被铭记的）所显露出的精妙思维，势必会在某一个时机助他登上教会中的显耀之位。我仿佛已经看到主教的真皮裹腿套在他强健的小腿肚儿上了。思特里克兰德做的是一件

[1] 沃尔特·雷利（1554—1618），英国历史学家及航海家、诗人。一度找寻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契机，并为英国带回了烟草。因其个人魅力，成为女王的宠臣。

[2] 《思特里克兰德生平与作品》，由画家的儿子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撰写，海因曼出版，1913年。——原注

极其冒险却很勇敢的事情，他之所以能够名声大噪，纯粹是拜人们热衷传说所赐。很多人对他的艺术趋之若鹜，或许是因为嫌恶他的性格，或许是同情他的悲惨命运。然而，横空出世的这部儿子为父亲遮羞的传记，对于那些崇拜者来说，无疑是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萨玛利亚的女人》^[1]是思特里克兰德最为重要的一幅创作，九个月前被一位著名收藏家买走。由于收藏家突然离世，画作被再一次拍卖，落入克利斯蒂之手。此次拍卖会正好赶上牧师的传记出版引发热议的时候，这幅名画儿的价格竟然比九个月前少了二百三十五英镑。这明显不是一次巧合。要不是出于对神话的热衷，令他们对这一使猎奇心大受打击的故事不屑一顾的话，只凭借着思特里克兰德的个人权威和独特是无力挽回局面的。巧合的是，很快维特布瑞希特·罗素尔兹博士的文章便发表了，笼罩着艺术爱好者的疑云终于消散。

维特布瑞希特·罗素尔兹博士所属的历史学派不单单相信人类有与生俱来的“原罪”，并且认为罪孽深重得超乎想象。与那些把个性人物写成谦谦君子的败兴作家相比，这一派学者的著作显然能给读者带来更多乐趣。针对我这样的读者，如果只把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2]限定在经济上的联盟关系，那我会感到非常可惜；想让我信服泰伯利欧斯^[3]是同英王乔治五世一样完美的君主，更需要拿出比手头多得多的实证（幸运的是，这种证明看来很难做到）。维特布瑞希特·罗素尔兹博士在评价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无邪传记时所用的措辞，读后无不令人对这位不幸的牧师

[1] 根据克利斯蒂藏画目录的描述，这幅画儿的内容是：一个社会岛的土著女人，裸体躺在草地上，身边是一条小溪，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风景。60英寸×48英寸。——原注

[2] 马克·安东尼（前83—前30），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克莉奥佩特拉，埃及艳后，与罗马共和国统帅恺撒育有一子。恺撒遇刺后，安东尼与恺撒的继子屋大维争夺权位，得到克莉奥佩特拉的经济支持。后来屋大维夺权胜利，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双双自尽。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即以此故事为原型创作的文艺作品。

[3] 泰伯利欧斯·克劳迪乌斯·尼禄（14—37），罗马皇帝。

深表同情。凡是牧师为了维护面子而不便畅所欲言的地方都被说成虚伪，凡是他用大量篇幅进行描写的章节则都被叫作谎言，作家对某些事情闭口不言则直接被维特布瑞希特·罗索尔兹骂为背叛。作为一个传记作家，作品存在种种缺陷而受到批评很正常，但因为是子为父立传，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却也情有可原。不过糟糕的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也跟着躺枪，被博士指斥为假正经、虚张声势、自鸣得意、狡诈奸猾。说到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牧师在反驳坊间人尽皆知的一段传闻——有关他父母之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时，着实不够谨慎。在传记中，他引用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写的一封家书，说他的父亲称自己的妻子是“伟大的女人”。而博士将原件复制了出来，原文如下：“赶快叫上帝来惩处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伟大了，我真希望她能够下地狱。”即使是在教会势力最为兴盛的时期，也并非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应对不受欢迎的真相。

作为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最为忠心的追随者，维特布瑞希特·罗索尔兹如果想歌颂一番这位男神也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他拥有敏锐的视角，一眼就能看透以天真无邪行为打掩护的龌龊动机。他既是个研究艺术的人，也是个研究人心的学者。他能够对人的潜意识了如指掌。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透过表层事物看到深层内涵。窥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看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心理学家却能看到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物。我们注意到这位博闻强识的作家是如何执着地找出每一件让这位英雄人物颜面扫地的细节琐事，绝对令人叹为观止。每当他曝出一件证明英雄人物或冷酷或卑劣的事例，他的心中便会对他增加一丝怜悯。当他寻找到英雄人物某件不为人所知的轶事并以此来嘲笑牧师的孝心时，心情就如同宗教法庭的判官审判异教徒那样兴高采烈。他写这篇文章时洋溢出的认真劲儿实在让人吃惊，任何细小的事情都不会被遗漏。假设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还有一笔洗衣服的钱没有付清，那么此事一定会被详尽记录；假设他还有一笔欠款没有及时偿还，那么债务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被详细记载。这一点，读者们完全可以放心。

二

有关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已经不少了，接下来我似乎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能为画家打造口碑的最终还是他的作品。当然，比起大部分人，我更为熟悉他。远在他改行学画儿之前，我们就见过面。在他困顿落魄于巴黎的日子里，我常常和他见面。如果不是因为战乱使我有机会来到塔希提岛^[1]的话，我是不会将某些回忆落诸笔端的。众所周知，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在塔希提度过的；我在那里遇到过很多与他熟识的人。在他悲剧的一生中最为晦暗不明的一段时光，我却了如指掌。假设那些认为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是对的，那么真正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对他的追忆肯定不会显得多余。假设有人和埃尔·格列柯就如同我和思特里克兰德那样熟识，那么为了能够读到他写的格列柯回忆录，我们还有什么代价不愿意付出呢？

不过列举这些，并非是为自己做辩解。记不清谁曾经说过：为了使灵魂得到宁静，每天都要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个睿智的人，我就一直在严格按照这句话去做：我每天清晨都要起床，每天晚上也都要上床睡觉。但我这个人生来就有苦行僧一般的性格，每个星期我都会让我的肉体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我从来不曾遗漏《泰晤士报》的每一期文学增刊。想到有那么多文字被写出来，作者看着文字被印成书籍，心中升起无限希望，殷切地等待着书出版之后的命运。这真是一次使身心都得到磨炼的修行。一本书要能从无边的书海中脱颖而出，希望如星

[1] 塔希提岛，位于南太平洋，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岛屿，既是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又是旅游胜地。

辰般微茫！即使出版后大获成功，那成功又是多么转瞬即逝的事情啊！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作者为一本书要花费多少心血，经历多少磨难，尝尽多少辛酸，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给偶然读到这本书的读者几个小时的心灵休憩的时间，帮助他消解人生旅途的疲惫。如果我能够根据书评就做出决定的话，很多书都是作者费尽心血的结晶，作者为了它绞尽脑汁，有的甚至是终其一生努力的成果。我从这件事得到的教训是：作者应该从写作的乐趣、从聚积在心头的思想发泄中获得著书的回报；其他一切都可以不必在意，作品的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赞或诋毁，他都应安之若素。

战争到来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理念。年轻人去向我们老一辈不了解的神灵求助，借此他们已经能够看清作为后继者的前进方向。年青一代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喧腾吵嚷着，不再规矩地轻敲门扉，而是径直闯进屋子，坐在我们的宝座上，空气中充满了他们的吵闹声。老一辈的一些人也去效仿年轻人，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时代还没有过去；他们和那些最活跃的年轻人进行声音比赛，但他们的呐喊声听起来却是那样空洞。他们，好似一群可怜的放荡女人，虽然年岁已大，却仍然希望靠着涂抹脂粉，靠着轻狂浪荡以换回青春的影子。稍微聪明一些的，则摆出一副落落大方的姿态。他们的笑容中流露出一种宽容。他们突然记起，自己当初也曾把一代高踞宝座的人踩在脚下，也像年轻一代那样大喊大叫、桀骜不驯；他们能够预测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有一天同样也要让位，无论谁说的话都不能成为最终定论。当尼尼微城^[1]繁荣昌盛、闻名遐迩之时，新福音书^[2]早已老旧不堪了。高谈阔论的人们可能还觉得他们正在说一些前人未曾发觉的真理，但事实上连他们说话的腔调，前人也都已经用过上百次了，甚至没有丝毫改变。钟摆荡来摆去，这一旅程周而复始。

有时，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本该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期，进入一

[1] 古代亚述帝国的首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2] 指《希伯来圣经》中的预言书，其中《约拿书》一卷中预言了尼尼微的灭亡。

个他感到完全陌生的新天地，这时一幅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图景便会映入人们的视线。举个例子来说，今天还有谁会记起乔治·克雷布^[1]？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极负盛名，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天才，这在当下日趋多元的现代社会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他继承了亚历山大·蒲柏^[2]派的写作技巧，用押韵的偶句写出很多具有说教意义的故事。之后便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开始吟诵新的诗歌。克雷布先生继续写他押韵的道德诗篇，我想他肯定看过那年青一代写的盛极一时的新诗，而且能想象到他一定认为这些诗不值一读。不可否认，大多数新诗的确就是这个样子。但就像济慈、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写的一两首小诗，雪莱的很多诗句创作，的确开拓了前人未曾涉及的广阔精神领域。克雷布先生早已过时了，但依然笔耕不辍地继续写他的押韵对偶诗。我也陆续拜读了一些当下年轻人的诗歌，他们当中或许会有比济慈更炽热、比雪莱更超然的诗人，并且已经发表了将会被世界铭记的不朽诗篇，不过这些只是我的猜测。我欣赏他们诗句的优美（尽管诗人们还那样的年轻，却已才华出众，因此假设只说他们充满希望，就显得太可笑了），惊叹于他们精巧的文体。但尽管他们用词丰富（从他们的词汇量来看，仿佛这些人躺在摇篮里的时候便已经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我们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我认为他们知道得很多，但过于肤浅；他们轻拍我肩膀时的那种亲热劲儿和冲到我怀抱中的那种感觉，我实在有些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似乎并没有温度，他们的梦想也平淡无奇。我并不喜欢他们。我早已过时了。我依然继续写押韵对仗的道德故事。但如果我写作除了自娱自乐之外还希望有别的什么用途，那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了！

[1] 乔治·克雷布(1754—1832)，英国诗人，著作多为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作有《市镇》《村庄》。

[2]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以发扬和扩充了“英雄双韵体”的诗歌形式而闻名于世。

三

但发生的这一切都是题外话。

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写了第一本书，由于机缘巧合这本书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还有很多人想要认识我。

我刚刚进入伦敦文学界时，心情既迫切又害羞；每每回忆当时的种种情形，我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去过伦敦了，如果现在出版的小说中所描绘的情节是真实的，那么伦敦一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文人雅士们的聚会已不再是之前的老地方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1]替代了汉普斯塔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辛顿^[2]的位置。那时如果不到四十岁的年纪，会被看作了不得的人物；然而现在，刚刚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让人感觉滑稽了。我想，过去我们都羞于喜怒形于色，害怕别人取笑，所以都束缚着自己不给他人留下骄傲自大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当时雅痞习性的诗人作家们言行并不见得正经，可我却不记得当时文艺界会有今天这么多的风流佳话。我们会为自身的一些荒唐行为盖上一层维持体面的沉默，不会认为这样做虚伪；讲话追求含蓄，避免口无遮掩地直抒己见。那时候的女性，也还没有像现在一样拥有自主的地位。

我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居住。当年，我到一些好客的文艺家庭做客，总是要乘车在市区绕上一大圈，由于紧张害羞，我会在街上来回走上好几趟，直至鼓足勇气去按下门铃。之后我屏息凝神，被领进一间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房间，满屋子的名流。我被介绍给圈内名宿、学界泰斗，这些

[1] 切尔西，位于伦敦西区南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家和作家的居住地；布鲁姆斯伯里，位于伦敦西区东北部，是许多文化艺术机构的聚集地。

[2] 汉普斯塔德，伦敦的文化圣地；诺丁山门、高街、肯辛顿都位于伦敦市中心。

名人对鄙人著作所说的恭维话令人如坐针毡。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的妙语佳句，但直到茶会结束，我都没有想出哪怕一句风趣的话来。为了掩饰尴尬，我张罗着给贵宾们倒茶送水，把那些切得看不出形状又抹了黄油的面包送到宾客手中。我祈求没有人关注到我，让我能专心静默地观察他们，好好聆听下屋子里的连珠妙语。

我记得看到了很多身材健壮、腰板笔直的女人。她们长着大鼻头，眼睛炯炯有神，身着的衣服如同披着铠甲一样；我也看到像小老鼠似的干瘦的老处女，说话温声细语，眼睛不住乱瞄。她们吃黄油吐司还戴手套的怪癖让我忍不住偷笑；她们乘人不注意时，往主人家椅子上抹手指的壮举也令我万分惊服。显然这对于主人的家具而言简直是场灾难，不过等到主人回访这些人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不会错过“以牙还牙”的机会。这些女人中，有的打扮入时，她们说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只因为写了部小说就把自己弄得很不整洁的人。假如你的身段苗条，为什么不把它显示出来？美丽的小脚配上一双时髦鞋子，一定不会影响你的稿子被编辑采用。当然，也会有部分人觉得这样不够稳重，这部分人身着很有艺术感的纺织品，佩戴具有原始气息的珠宝。男士们的穿着则比较正常。他们尽可能地隐藏自己作家的身份，而且希望别人将自己看作老练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大企业的高级雇员。这些人总表现出一种疲态。过去，我从没接触过什么作家，觉得他们都挺怪的，不像是活在现实中的人物。

我还记得，自己觉得他们的谈话十分机智。他们会趁一位同行转身的当口把他批得一无是处；他们说的那些辛辣刻薄的讽刺，听得我惊讶不已。相比其他行业的人，艺术家有一点儿好处，他们不仅可以拿朋友的性格外貌来嘲笑，同时还有朋友的著作可供挖苦。他们的评论往往一针见血，绵延不绝，令我望尘莫及。在那个年代，言谈依然是需要铆足了劲儿学习的一门艺术，一句巧妙的回答远比锅底下噼啪作响的荆棘^[1]更招人喜欢。

[1] 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底下烧荆棘的爆声。”

当时，格言警句还没有被愚蠢的人作为冒充睿智的工具，风雅之人于闲谈中用上几句也使得交谈更风趣。可惜这些机智的妙语我都没有记下来，唯独记得谈话中最令人舒畅的部分：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的另一侧面——交易的细节。在我们对一些新书做完点评后，自然要预估下书的销量，作者能预支多少稿费，总共可以赚到多少钱。然后我们会说到那些出版商，对这些人的慷慨和吝啬做下比较。我们还会争论是应该将稿件交给一个支付稿酬丰厚的人，还是一个善于做营销的人。有些出版商对于做广告不是很在行，但是有些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有些出版商做事古板，有些却能够与时俱进。这之后我们还会谈论版权代理人及他们如何给我们这些作家找到门路。接着我们甚至还要谈论编辑及他们对哪类作品最感兴趣，一千字可以付多少稿酬，是迅速付酬，还是会拖很久。这些对我而言，都非常富于浪漫味道，给我一种作为神秘的兄弟会成员的亲切感。

四

在那段时日，再没有谁能够像露丝·瓦特福德那样体贴照顾我的了。她既具有男性的睿智才干，又有女性的蛮横敏感。她写的小说特点十足，读来令人心久久不能平复。就是在她的家中，我见到了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那天，瓦特福德小姐在一间小屋中举行了茶话会，客人要比以往来得多。每个人都好像在和其他人欢快地交谈，只有我一个人静坐一隅。客人们都三五成群地聊着自己圈内的事，我也不好意思挤到任何一个人堆里。瓦特福德小姐是个万分周到的女主人，她察觉到了不和谐的存在，便朝我走来。

“我想你可以去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聊聊天儿，”她说，“她很崇拜你的书。”

“她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知道自己寡见少闻，假如思特里克兰德是位著名作家，我最好还是在和她聊天儿之前弄清楚情况。

为了使接下来的回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瓦特福德故意压低眉毛，显出一副严肃的样子。

“她专业招待午餐。你只要收起害羞，多夸赞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

露丝·瓦特福德始终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待人接物。在她看来，现实的生活给了她写小说的机会，芸芸众生是她笔下不竭的素材。如果读者中有哪个人欣赏她的才华并且大方地宴请过她，她偶尔也会邀请对方到自己家里。这些人对作家的过分崇拜让她感到又滑稽又鄙夷，但她表面上却很热情，装出一副有声望的女文学家的气度。